

李李翔开山之作 乱世儿女的虐恋情深
 南朝烟雨，殇残沉浮；乱世红颜，相忘江湖。宁不知倾国与倾城，她是他命中注定的妖精，他是扑火的飞蛾，无力抗拒，只能步步沉沦。



倾城别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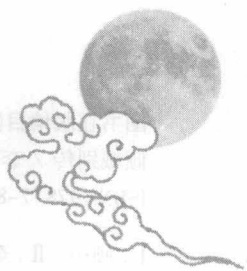
李李翔

—Qingchengbiezhuan—

（上）



长恒出版社



倾城别传

李李翔 著

Qingchengbiezhuan



外传别传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陈国富 陈国富 陈国富 陈国富 陈国富)

长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城别传 / 李李翔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80204-481-4

I. 倾…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7110 号

书 名: 倾城别传

作 者: 李李翔

责任编辑: 一 苇

特约监制: 李耀辉 苏 静

特约策划: 杨雅茹

特约编辑: 燕 兮

装帧设计: 熊琼工作室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 话: (010)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580 千字

印 张: 36.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3.60 元(全二册)

ISBN 978-7-80204-481-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Qingchengbiezhuan



-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001
- 第二章 秋风秋雨愁煞人.....008
- 第三章 山穷水尽疑无路.....014
- 第四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021
- 第五章 且将诗酒趁年华.....028
- 第六章 相逢何必曾相识.....036
- 第七章 美人如玉剑如虹.....045
- 第八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052
- 第九章 多情却被无情恼.....060
- 第十章 等闲平地起波澜.....067
- 第十一章 生死存亡不辱命.....074
- 第十二章 江间波浪兼天涌.....081
- 第十三章 可怜人遇可恨事.....088
- 第十四章 天有不测之风云.....096
- 第十五章 力挽狂澜于既倒.....104
- 第十六章 变生不测命危急.....113
- 第十七章 无情未必真豪杰.....120
- 第十八章 旧事凄凉不可听.....127
- 第十九章 道消魔长势嚣张.....134
- 第二十章 晴窗细乳戏分茶.....141

第二十一章	道是无情还有情	148
第二十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155
第二十三章	别有幽情暗恨生	162
第二十四章	风平浪静暗潮涌	169
第二十五章	翻手作云覆手雨	176
第二十六章	黑云压城城欲催	183

第二十七章	步步维艰同相依	190
第二十八章	兵荒马乱无奈何	197
第二十九章	雍州一战惊天地	204
第三十章	无力回天欲断肠	213
第三十一章	生死未卜悬一线	219
第三十二章	绝处逢生人相助	226
第三十三章	千里求医倍艰辛	233
第三十四章	忍辱负重心忧虑	239
第三十五章	守得云开见月明	245
第三十六章	桃红又是一年春	252
第三十七章	甲光向日金鳞开	259

第三十八章	春愁黯黯风波起	267
第三十九章	江山美人难兼顾	274
第四十章	悲兮悲兮生别离	280
第四十一章	此恨绵绵无绝期	286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秋公子，你似乎没有必要——为出萧府而挟持我吧？”谢芳菲顿一顿，对他侧目而视，有些心惊肉跳。

秋开雨转过身，衣摆蹁跹，负手而立，侧影完美却倨傲；脸上神情波澜不兴，捉摸不透。半晌，冷冷地说：“萧衍很器重你。”

“嗯？”谢芳菲微咬下唇，轻蹙双眉，不知他突然说这话究竟是何意。

“他竟愿意亲自来见我。”秋开雨看着她徐徐说道，依然面无表情。

“叮”的一声清脆的声响，是身上所佩戴的玉饰相互撞击发出的声音。谢芳菲猛退一步，心下大凛，却没有说话。她自然想到这其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双方都是各怀鬼胎，不怀好意。萧衍甘冒风险肯亲身交涉，未必当真器重自己。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萧衍对秋开雨一样欲除之而后快。

“你要杀他？”谢芳菲抬起眼，轻声问，而眼前见到的这个人衣带当风，飘然欲飞，儒雅风流，令人很难联想到如此血腥的场面。

秋开雨却笑了，刹那间，整个人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不可逼视。微抬右眉，打量她两眼：“他一样想杀秋某。”语气淡淡的，说得似乎事不关己。生死大事，这样轻描淡写，云淡风轻，若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便是杀人如麻不变色之徒。

谢芳菲面对他，一直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知道他聪明绝顶，明人面前不说暗话，决定单刀直入，直接问：“秋公子为何挟持我呢？你若当真要威胁萧将军，应当带走萧将军的妻子或是女儿才是。我只不过萧府一个小小的幕僚，无权无势，无关紧要，是生是死，根本无人在意。”一心希望他情急之下，当真是抓错了

人，那万事就好商量得很。

秋开雨深深看她一眼，避而不答，却微笑说：“据说离间元宏的部将刘昶、王肃的计策是你献上的？”言语间对她的话大不以为然。

谢芳菲面露讶色，十分吃惊。没想到他对自己所知甚深，看来想唬弄是唬弄不过去的。微微点头，沉吟了一下，承认：“不错。秋公子消息当真灵通，想必手下耳目众多。”无奈之下不由得微带嘲讽。

秋开雨对她不敬的语气不动声色，没有什么反应，仍旧微笑说：“萧衍竟然如此倚重一个年轻的女子，想必你必定有过人之处。”清冷无波的声音却令谢芳菲毛骨悚然，似有乌云罩顶之感。乱世之中的枭雄，对待人才向来是不为己用便杀之。假若秋开雨认定自己在萧氏集团中举重若轻，那么小命危矣。若只是架车扫地的丫鬟、小厮，反而安全，秋开雨虽是魔头，亦不屑于杀之。

谢芳菲不解他说这句话究竟是何用意，是动了杀念还是有其他的阴谋？没有回答。心里开始惶恐不安，此人城府太深，谈笑间敌人灰飞烟灭。照这种情况，她无丝毫逃生的胜算。

“你知道萧衍新近得了一批精良的火器？”秋开雨打破沉默，突然问。云雾深处吹来的风拂起他的衣角，谢芳菲却打了一个冷战，勉强定下心神。

“哦？有这回事？这么重要的事我哪能知道！我什么身份？只不过萧府一个小幕僚，秋公子！”故意稍稍加重“秋公子”三字的音量，有意无意提醒自己真的微不足道，不值得他如此“重视”。

秋开雨却没有继续逼问，马上转开话题，快得令谢芳菲有些措手不及：“想当初元宏劳师动众，挥军南下，来势汹汹，本来大有可能直取汉水，一举成功，却只因一出小小的离间计，败走义阳，铸成千古遗恨。反倒萧衍那小儿因风借势，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只不过照眼下的情形看，恐怕他将来的日子未必风光，萧鸾不会放过他这个心腹大患。”

元宏是北魏孝文帝的名讳，萧鸾是南齐齐明帝的名讳。萧衍此时亦只不过是南齐一名小小的将军。南北朝的乱世，形成划江而治，一南一北鼎足并立的局面。天下大势，烽火迭起，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乱世出英雄，这是一个群雄并起，恢弘壮阔的时代；这亦是一个血流成河，草菅人命，门阀森严的时代。

谢芳菲心中惊讶不已，直直地看着他。她当然清楚秋开雨所言非虚，萧鸾至死仍在猜忌萧衍。此人目光敏锐，深谋远虑，将来发生的事早已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才能纵横天下，无人能挡。

谢芳菲有感而发，叹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自古以来，大都如此，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功高震主，一直都是身为入臣之大忌，萧衍的命运还坎坷得很。

秋开雨没有答话，停了一停，然后淡淡地说：“那批火器原本是我水云宫的秘密武器。”重新提起这个话题。

谢芳菲恍然大悟，怪不得双方非得置对方于死地，全因这批火器引发了地下的导火线，一发不可收拾，再无转圜的余地，明刀真枪摆开来说话。自己夹杂其中，小命恐怕难保，连忙说：“我确实知道萧府新近存有一批火器，不过萧将军只约略提过此事。当时我还糊里糊涂的，根本不清楚火器的藏匿地点。何况以我这种身份，平日里顶多也就是做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传个口信跑跑腿什么的，像这种机密大事，怎么可能会让我知道！”急急忙忙地撇清关系，希望秋开雨手下留情。

秋开雨抬眼“哦”一声，语意深长，兴致勃勃地问：“你到底什么人？照你这样说……不过嘛——萧衍如此精明厉害，怎容得下你这样的手下？”

谢芳菲听了不由得脸上一热，他这是讥讽自己了，故意笑说：“孟尝君手下亦不过鸡鸣狗盗之徒耳。”颇有些强词夺理的意味。

秋开雨看着她洒然一笑，不再说话，漫步走开。

谢芳菲自然是知道秋开雨的。现任水云宫的宫主，令天下人闻风丧胆的魔道的“邪君”，冷酷绝情。他现下不杀自己，只是时机未到罢了。笑得越是从容优雅，杀人越是心狠手辣。谢芳菲在看了萧府满地的尸身后，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自己对他来说，暂时还是有用的鱼饵。

谢芳菲暗自沉吟，秋开雨大概不会放过自己，他在等萧衍进一步的行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猛地下了决定，孤注一掷。

紧紧跟在秋开雨身后，柔声说：“不知秋兄可还记得雍州城外的卧佛寺？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唉——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不知秋兄可还有印象否？”她自己想起来亦是恍然若梦，将信将疑。

秋开雨猛然停下来，转身正对着谢芳菲，仔细端详半晌，脸上表情看不出有丝毫的变化。沉默良久，阴沉沉地说：“秋某万万没有想到，原来竟是故人异地重逢。还请恕秋某眼拙，一时没有想起来。”不知究竟是何心境，令得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他竟脱口而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沉吟半晌，相顾无言，好一会儿续道：“好，好，依靠兄——果然好得很！秋某今天实在是

又惊又喜！”眸光闪烁不定，内心早已动怒。

谢芳菲知道“邪君”秋开雨的心思向来高深莫测，阴晴不定，心里实在害怕他一怒之下痛下杀手。何况自己当日隐瞒身份，另有隐情，确实心虚。秋开雨何等样人物，怎会容许别人欺瞒耍弄？

“秋兄，你我当日雍州城外萍水相逢，匆匆会晤，尚谈不上是故人。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当时天色已晚，不及细看，有今天这样的误会，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嘛。小妹只希望秋兄不要介意才好。小妹当时自然不知道偶遇的竟然是秋兄。没想到数年后竟然还能再见，也算是缘分。”谢芳菲娓娓道来，希望唤起往日的一些莫名的牵扯。命运真是难以捉摸，最怕情深缘浅，有缘无分。

“秋某没有想到‘依靠兄’竟然是女儿身。”秋开雨的眼神闪了一闪，定睛重新打量眼前站着的这个人，明知他的身份依然镇定自若，口若悬河，而且还是女流之辈，实在是不简单。

“似秋兄这般才俊，不论是谁见过，自然难以忘怀。不似小妹，长得一副众生相，哪里都有。一时不察，认不出来，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谢芳菲的这番话固然是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带一点讨好的意味，但是也不会有人会认为言过其实。秋开雨长身玉立，容貌清俊，不杀人时兼有诗人的气质，潇洒出尘，实乃人中龙凤。

“秋兄，小妹时至今日才明白过来，实在应该感谢秋兄当日手下留情，没有迁怒于人，痛下杀手。”原来当时自己的小命竟然危若累卵，千钧一发。现在才知道后怕，满身的虚汗，可是眼前的危机尚不知该如何度过，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秋开雨不语，心却沉下来。想起当日那个身穿青衫瘦削的文弱男子，言笑晏晏，温和舒适，只是因为说了一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样的好诗，自己心情大好，没有下手杀之。所以说，凡是做事，绝不可凭一时的意气，铸成终生大恨。

谢芳菲见他脸上神色阴晴不定，眸光阴冷，心下骇然。两年前的秋开雨或许还会有一丁半点的心慈手软，可是现在要他平白无故放过自己，恐怕难比登天。不由得脸露哀伤，长叹一口气，低低浅吟：“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吟罢，低声问，“秋兄可还记得这句诗？”

秋开雨当然记得，那时候的自己，终于完成雄图霸业的第一步，忍不住感慨丛生，怎么可能忘记！而周围的桃花正开得如火如荼，如星星之火般燎原开来。暮

烟渐起，美景佳诗，使得身边的春色倍增……他挥一挥手，似乎想将过去的那段偶遇挥之而去，不留任何痕迹。忽然在谢芳菲对面坐下来，笑容如煦春风，语气却完全相反：“依靠兄！秋某向来不会因为愤怒而杀人，自然也不会因为顾念旧情而不杀人。”性子真是阴晴不定，变幻莫测。谢芳菲心下凛然，感觉有蛇滑过自己的脊背，一片冰凉。他这话摆明是不会放过自己了。

谢芳菲勉强笑笑，良久，只得长叹：“凡是身居要职高位者，理智总是大于感情。”回过神来，转头对秋开雨说：“罢了！秋兄，我刚才一直在问自己，人活在世上，似乎在某些时候，总会存在一些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吧？不过，绝大多数时候，自然没有什么会比生命更好。你说呢？”

谢芳菲这么一番没头没尾，不知所云的话，秋开雨听起来却有些兴趣，眉毛挑了一挑。生命诚可贵，但是有没有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或许有些人认为有，有些人则认为没有。

谢芳菲渐渐冷静下来，自己自然是处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所以要想尽办法保住小命。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秋公子，我真正的名字叫谢芳菲，人间四月芳菲尽的芳菲。我们来做一桩交易如何？”

“哦？谢姑娘，不知是什么样的交易可令你对着秋某还能有恃无恐？秋某很感兴趣呢！”秋开雨不为所动，静观其变。

谢芳菲站起身来，轻柔但是清晰地说：“秋公子是做大事的人，寻常物事自然看不上眼。天下时势不久将有大变，不知秋公子可有应对之法？”若自己能未卜先知帮一帮他，不知他能否饶过自己一命？

秋开雨看着谢芳菲，淡淡笑说：“谢姑娘，自魏晋以来，天下的时势没有一天不在变化。”

谢芳菲看着他，点头说：“不错，数百年来的分裂割据，改朝易代，的确没有一天不是动荡不安的。”回首若无其事地继续说，“明帝身体微恙，不知道秋公子可知道？”这对他应该是一个极重要的情报。

秋开雨直至今刻才真正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起来，走近问：“不知谢姑娘又是如何得知这么重要的事情？”如今朝内局势未明，明帝萧鸾的健康状况自然是众人关注的焦点，明里暗里不知道有多少人伺机而动。

谢芳菲暗自吐舌，萧鸾现在自然是健健康康的，可是不久就要微恙了。故意装作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问：“秋公子是否相信星宿五行之说呢？凡是大事降临，上天总是会有对应的预兆告知世人，以示惩戒。专诸之刺吴王僚，彗星袭月；

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莫不如此。将来的事上天早有预兆，警示众人。”

秋开雨淡淡一笑，不置可否。

谢芳菲心中暗暗好笑，想要骗倒秋开雨这么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非得使尽浑身解数不可。幸亏这番胡说鬼扯只适合用来瞒骗聪明的人。一般来说，越是才智高明之士，越容易自作聪明。谁叫这时候的人相信这些呢！秋开雨再怎么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受时代所限制，亦逃不开这个范畴。

谢芳菲神情凛然不可侵犯：“阴阳五行里，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万事万物莫不符合阴阳五行之说。擅长者，自然可预先窥破天机，早做筹划。自古以来，便有人能预测将来发生的大事，顺天应命。芳菲不才，却还有一点用处。目前的局势，晦暗不明，一片混沌，其中的纷繁复杂难以尽述。若我助宫主一臂之力，尽量争取有利的地位，事后，不知宫主可否饶过我一命？”

“照芳菲姑娘这么说，万事万物都有其不变的命运，冥冥之中早有定数。既然如此，又岂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芳菲姑娘自相矛盾呢。更何况，秋某一向逆天而行，恐怕要叫芳菲姑娘失望了。”秋开雨仍旧一副施施然的样子，表面上仍旧笑着，笑意却没有达到眼睛里。语气漫不经心，有点不屑。单凭谢芳菲三寸不烂之舌，夸夸其谈，秋开雨怎么会轻易相信这些虚无缥缈的所谓预言之说。

谢芳菲立时便发觉自己大错特错。似秋开雨之流，虽然一样野心勃勃，不过手段却大不一样。只会采取宁可错杀，亦不可放过的手段，不作其他无谓的猜想。纵然他相信自己，只怕到事后也是个鸟尽弓藏的下场。秋开雨身为魔道的“邪君”，行踪飘忽，行事独断专行，与萧衍大不一样，自然不需要芳菲所谓的幕僚出谋划策。这招用来对付萧衍还差不多，好歹他表面上摆出一副求才若渴的模样。谢芳菲想用对付萧衍那套对付秋开雨，自然行不通。

谢芳菲察言观色，明白他根本不相信自己，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也不能打动他分毫。况且等不到齐明帝萧鸾一命归西，自己的小命早先完蛋了。此类人物关心的唯有眼前的利害关系。秋开雨还不大看得起自己，认为自己只不过花言巧语，搬弄唇舌而已。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自然是不肯信的。既然游说这一关行不通的话，真正能打动他的只有那件东西了。谢芳菲暗叹了一口气，最坏的情况也不

第二章 秋风秋雨愁煞人

秋开雨猛地盯住谢芳菲的双眼，瞬间声如寒冰：“你如何知道太月令？”照秋开雨看来，谢芳菲虽然小有计谋，充其量不过萧府一个小幕僚，兼为女子，应该远离江湖上的恩怨仇杀才是。万万没想到竟然拿太月令做筹码，不由得他不震惊。太月令是号令魔道的信物，堪比官员的印绶，皇帝的玉玺。

谢芳菲感觉到秋开雨周身一点一点散发出杀气，无孔不入，微微心惊，呼吸都乱了调，脸色变了变，强自镇定，轻声说：“亦不过是无意中知道的。秋公子，你若想知道太月令的下落，必须放了我。”

秋开雨片刻已经恢复冷静自若的模样，反倒轻笑出声，不紧不慢地说：“秋某生平还是头一遭受人威胁，真是有趣得紧。”斜眼看谢芳菲，眼若深潭，闪着寒光，眸光深处幽幽似饮血的利剑。

“或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敢对‘邪君’说这样放肆的话，可是凡事都会有头一次。狗急了还会跳墙，更何况是人？谢芳菲虽然只是一个登不上台面的小人物，对于自身的性命却不敢轻视。若注定是死，还不如趁机周旋谋划，争取活命的机会。似我这种无关痛痒的人，秋公子何苦逼上绝路？秋公子，俗话说得好，得饶人处且饶人。”谢芳菲真是豁出去了，话说得如此直白。可惜秋开雨并不是一般人，自然也不会做一般人做的事。

“谢姑娘，你恐怕不知道，其实想死也未必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世上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让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况且要让一个人说出心底里的秘密，秋某有的是办法。更何况谢姑娘究竟是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人物，这就要看萧衍是怎么

想的了。”秋开雨仍旧一副不痛不痒的神情，言辞却如刀刀般锋利。

谢芳菲深吸一口气，毫不退缩，争锋相对：“宫主所言极是。可是我虽然贪生怕死，但是真被逼到绝境，决不畏惧死。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只怕到头来，某些事情未必如秋公子所愿。秋公子是不是该三思而后行？”

“好，好，好！”秋开雨拍手称笑，“没有想到谢姑娘竟然是女中豪杰，有胆有识，秋某今日见识了。”秋开雨挑眉看着谢芳菲，前一刻还在侃侃而谈，下一刻手已经掐在谢芳菲的脖子上，脸上犹保持刚才似是赞赏的微笑，仿佛此举只是玩笑。谢芳菲根本不清楚他是如何近身的，一阵剧痛，只觉呼吸急促，胸口疼痛难忍，也不知他到底使了什么手法，血液中仿佛万蚁噬咬，乱箭穿心。

秋开雨右手尚抵在她后心，只要微微用力，她便得提早去见阎王，任人宰割。谢芳菲强忍疼痛，牙关打战，脸白如纸，满身虚汗，瑟缩着身体，还想勉力站好，伸手去扶一边的椅子，“砰”的一声，狠狠摔在地上，滚成一团。此刻她不但不觉疼痛，反而“舒”了一口气，一心希望这一摔摔得不省人事才好。那疼痛如凌迟，一刀一刀，剜心割肉，意识不但不模糊，反而比平常更为敏锐。这么不人道的酷刑，谢芳菲何曾经历过？可是她倔犟地不发出一点呻吟，无论如何都不肯出声，仿佛有一种信念在支撑着她——唯有用这种方式，表达出对他的不齿和轻视。

嘴唇殷红一片，鲜血顺着嘴角滴在地上，右手抓紧椅腿，指骨都突了出来，侧头看秋开雨，下巴微仰，眉头紧皱，冷汗涔涔而下，可是眼中并没有恐惧害怕，大不了，一死了之！秋开雨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十分诧异。此类折磨人的手段对他来说不过是皮毛之术，应有尽有。饶是这样，寻常练武之人已经受不了，更何况谢芳菲还是一个不懂丝毫武功的弱女子。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起眼的女人，至始至终都不曾开口求饶，连呼痛都觉得耻辱，表面上弱不禁风，骨子里却是这样的骄傲。

他站在一边，冷冷看着，没有动作。谢芳菲为了减轻血液中的疼痛，竟然用手撞击地面，右手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用尽力气，一字一字喘气说：“秋——开——雨——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这样——对付——我——一介——呼，呼，女流之辈，算什么——英雄——好汉……”一席话说得断断续续，语不成调，字不成句。

秋开雨在她身边悠悠然坐下，说：“秋某从来都不是正人君子。”谢芳菲愤恨地看着他，抱紧身体，闭着眼睛说：“你杀了我吧！”这种痛苦，真是不想活了。秋开雨蹲下身，扶她躺在手臂上，衣衫早就湿透了，头发黏在颈上，汗如雨下。他用手

轻柔地挑开黏在她颊边的湿发，俯下头在她耳边说：“谢姑娘，我刚才说了，有时候，想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谢芳菲惊怒：“你——”真不愧是魔道的“邪君”，冷血无情！随即闭上眼，不再看他。身体里的疼痛再次发作，如潮水般一波接一波汹涌袭来。她在秋开雨的手上辗转着身体，到最后，实在忍不住，泄愤般一口咬在他胳膊上，几乎深入骨髓，再也不肯放，反正是死不了！

猝不及防，秋开雨蹙眉，微微痛“哼”一声，有些愣住了，一时间竟然没有推开谢芳菲。饶是他历经生死，见惯风浪，也从未碰过此等事情，颇有些无措地看着手上的这个人，又软又湿，似乎就要在他眼前化成一摊水。剧痛像浪头打在身上，几乎粉身碎骨，连咬人的力气都失了，谢芳菲主动松口，偏偏还不晕过去，神志依然清醒，她伸长脖子，身体拼命往后仰，气息奄奄地喊：“秋——开——雨——”接下来怒斥的话全都消失在疼痛里，发不出一声声音。

秋开雨看着右手衣袖上一团的濡湿，那是刚才谢芳菲咬他时流下的口水，颇有些无奈。也不知道此刻是何种心情，虽冷着脸，倒也没有动怒。看着谢芳菲生不如死的样子，鬼使神差之下随手解了她身上的酷刑，不再看她，用左手衣袖去擦右臂上的湿痕，又气又恼，上面隐隐有血迹泛开来，他在意的当然不是这个。

谢芳菲半躺在地上，像溺水之人，只剩出气了。体内尚流淌着疼痛的余波，仿佛压着一座高山，翻不起身。秋开雨站远几步看她，眼中有莫名的怒气，却不知该以何种方式发作，只得气恼地堆积着。见她眼睛动了动，似乎要睁眼，立即转身，微微拂袖，人已经飘远，眨眼间只剩一抹白点，迅如鬼魅。

许久，谢芳菲靠墙颓然地坐下来，满身的冷汗，心有余悸。刚才不顾死活地冒犯秋开雨，幸亏他没有魔性大发，动手杀人。秋开雨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为什么又肯放过自己？刚才什么意思？警告还是示威？谢芳菲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这人阴晴难测，反复无常，既不是君子，也不像小人，真是异类，她完全猜不到他的心思。现在该怎么办呢？缓过气来，谢芳菲伏在桌子上，歪着头胡思乱想。半天后，依然没有想出任何头绪，心烦意乱。不过，疼痛过后，肚子却咕咕地叫起来。民以食为天，她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谢芳菲被秋开雨囚禁在建康城外一处悬崖绝顶上，四周崇山峻岭，古木参天，连绵不绝往两边延伸，看不到边际。山顶终日云雾缭绕，凄清寂寥，冷风萧瑟，凸岩挺立。绝顶四面是悬崖，刀斧劈过一般，壁立千仞。俯身向下望去，云气上涌，深不见底。谢芳菲推了一块几十斤重的石块下去，没有听见任何的回响。唉，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绝望之余，只得乖乖回到屋内。地势如此险峻，唯

有秋开雨那般绝顶的武功方能来去自如，他自然不怕谢芳菲逃，凭谢芳菲的本事，逃也没有地方逃。

“这倒是天底下最好的监牢了。”谢芳菲饥饿之余，犹不忘苦中作乐。将屋子里里外外仔细搜寻了一遍，什么东西都没有，除了桌上一壶茶。哎，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好，这下真的是一干二净了。真是倒霉，也不知那个秋风秋雨什么时候回来，见鬼也不要再见他！”饥饿最终战胜恐惧，闷闷地想那个秋风秋雨还真是变态，不会想干脆饿死她算了？不至于吧？要折磨人也不是这么折磨的呀！又冷又饿之余，只得打起精神转移注意力，将目前的形势仔细想了想，那个太月令于现今的他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听说他在魔道一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万一真的不管不顾了，自己岂不是要在这里活活饿死？这算不算是另一种的杀人于无形？谢芳菲免不了忧心忡忡，愁眉不展。

半夜天气渐渐转寒，谢芳菲拼命跺脚哈气，仍然无济于事。饥寒交迫，加上白天受过一番折磨，颇有些气息奄奄，脸青唇白。山顶阴风惨惨，听起来像是鬼哭狼嚎。谢芳菲缩着身体，挤在一张椅子上。外面的黑暗全部压到眼底，夜深人静，间或一声动物的哀鸣惨叫声，听得谢芳菲有些冰凉瑟缩。头顶上似乎飘荡着无数的孤魂野鬼，张牙舞爪，怨气冲天。谢芳菲纵然是无神论者，也不由得有些害怕。半夜时分人的想法和白天大不一样，意志要薄弱许多。魔由心生，说得一点都不错。她感觉眼前有无数的冤魂在向她索命，元宏败走义阳的那把火，就是她出的主意，一片焦土，寸草不留，生灵涂炭。

谢芳菲这个时候，恐惧得喉咙干痒，只是拼命喘气，一颗心提上来又放下去，此刻倒希望秋开雨赶快出现，他纵然是魔头，好歹还是人，大家再怎么样也算是同类，不至于吓怕了胆。如此一想，对他的畏惧不由得减了几分。强自安慰自己，压下胡思乱想的心绪，逼迫自己尽量往好处想，死也没什么可怕的，就当是偿了命。紧张的情绪稍稍有些缓和，幸好谢芳菲不是闺阁中的千金小姐，也曾在乱军中指挥若定，遇事终能不乱。撑到最后，终究抵不过沉沉的睡意，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谢芳菲抗着寒冷一觉醒来，屋子里仍然漆黑一片。睡得极其不舒服，又冷又饿，似乎只打了个盹，头昏脑涨的，浑身无力。摸索着站起来，“砰”的一声脆响，是桌上的杯盘茶壶摔落的声音。“哎呀，真不走运，这下连水都没有喝！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真不知道还要在这困多久，一阵心烦气躁，狠狠踢了一脚桌子，骂了一句国骂，道：“我今天还不够倒霉是不是，喝口凉水都塞牙！”没有控制好力道，

踢痛了脚尖，口中逸出一声急促的惨叫，连忙弯腰蹲下去，边揉边喃喃咕咕地喃喃自语，不停地咒骂。

“谢姑娘，你半夜三更倒很有闲情逸致呀，看起来精神不错。”秋开雨隐在暗影里，声音像是从虚无中突然穿透进来，来无影，去无踪，辨不明方向。

谢芳菲吓得握紧双手，心脏急剧地跳动，差一点喘不过气来。半晌，回过神来，趁着微微的天光，睁大眼睛，黑暗中努力看清楚屋角上有一团模糊的人影。不知道为什么，惶恐中有一瞬间的安心。微微放松下来，考虑了一下，还是慢慢走过去，怕他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这里和地狱也差不了多少。不由得伸手拽住他青色的衣角，生怕他再次消失，仰头故意轻松地问：“秋开雨你终于回来了！有没有给我带吃的？我快要饿死了！你这个鬼地方，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我已经喝了一整天的西北风了。”

秋开雨先是不动声色，暗自运起内力，全身戒备。待听完谢芳菲的话，不由得愣住了，有些惊异她的态度，没想到她还敢近自己的身，半晌说：“真是秋某的疏忽，还望谢姑娘见谅。”他看着谢芳菲抓住他衣角的右手，眼神有些冷，却没有强行推开。可是谢芳菲浑然不觉。

谢芳菲一整天忍受生理和心理上双重的折磨，担惊受怕，精神萎靡，早已受不了，活不活真有些无所谓了，发泄般满是怒气地吼：“秋开雨，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就算是你的囚犯，天下也没有饿死的囚犯呀。我再怎么着到底是一个弱女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还不是由得你宰割，有必要这样对我吗？又是打又是杀的，这也罢了，可是我就是死，也不甘心做个饿死鬼！”抹了抹鼻子，有些轻蔑地说，“再说了，你这样欺负一个不懂武功的女人，算什么男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想起来就心伤，说着说着声音竟然有些哽咽，真是忍到极限了。

恐怕秋开雨迄今为止还没有遇过这种情况，被人当面锣对面鼓指着鼻子骂“算什么男人”，传出去绝对是一件亲者怒仇者快的逸事。

秋开雨有瞬间的错愕，随即皱眉，黑暗中冷笑了一下，他秋开雨可不是什么好人，既没有同情心，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怜香惜玉之心，于是懒洋洋地开口：“谢姑娘言辞要谨慎呀，惹恼了秋某好像很不好呢。至于秋某算不算男人，是不是需要谢姑娘你亲自来验证一下？”斜睨谢芳菲，语气甚为轻佻。秋开雨向来以君子之流为耻，没什么事不敢做。

谢芳菲猛然一惊，想起白天所受的痛苦，立即收敛，自己也察觉言语上有些过分，逞一时口舌之快，并没有好处。看样子还是顺着他好一点，免得自讨苦吃，